

錢俊瑞著

論民生主義的未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7981B

論民生主義的本質

資本主義主義乎？社會主義主義乎？

錢俊瑞 著



世界出版社

論民生主義的本質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著	出	發	經
者	版	行	
者	者	者	售
錢	世	世	各
俊	界	界	大
瑞	社	社	書
			局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出版

實價每冊國幣二角二分

目次

	目次	1
一	一個嚴重的論爭·····	一
二	三民主義是革命的民主主義之高漲·····	四
三	民生主義是本質上發展資本主義與主觀上企 求社會主義之統一·····	一〇
四	民生主義不是社會主義·····	二〇
五	民生主義更不是國家社會主義·····	二六
六	民生主義建設的基本方式是革命民權下的國 家資本主義·····	三三
七	民生主義向社會主義的發展·····	四〇

一 一個嚴重的論爭

從三民主義偉大的創造者孫中山先生逝世以來，人類，尤其是中國人民，已經寫下了一頁極端嚴重的歷史。這頁歷史充滿着空前豐富的內容和空前深刻的教訓。比方，在全世界，一面有資本主義國家民主主義的極端無能與屈辱，有法西斯主義的極端無恥與殘酷；另一面却有社會主義的發榮滋長，有全世界人民反侵略運動的洶湧澎湃。至於在中國，我們曾經經歷過各階級聯合起來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革命，經歷過殘酷的反民主主義與爭取革命民主的長期鬥爭，經歷着各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無比的進攻；最後到現在又在進行

着全民族用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用滲透着民族生命的血和肉，與日本強盜拚命的搏鬥。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人民接受了這樣豐富的歷史內容，來承繼、咀嚼和發展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

歷史對於中國人民的作弄是深刻的。他安排好各種條件使得一切非三民主義的信徒，不能不服膺三民主義，使得一切自命爲三民主義信徒的人，不能不真正來實行三民主義。這表示歷史已給我們以新的刺激和新的任務。

抗戰以來，國際和國內的生活使兩個因素在中國特別迅速特別有力地成長起來：一個因素是民族資本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傾向，要照他自己的軌道向前發展。這個傾向，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我之加緊武力進攻，由於我之發動與堅持武裝抗戰，由於英美資本之對我相當支持，再由於國內封建勢力之部份的削弱，而在一天天加強起來。另外一個因素是什麼呢？國內廣大人民因爲自身生活的痛苦，同時看到蘇聯和平建設的成功，所以強烈地憧憬於社會主義；但終於因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殘殺，尤其是因爲神聖抗戰的掀起，更加在實踐中覺悟到非爭

取民族解放，非打倒日本強盜，就不能建立合理的社會制度。這個賢明而深刻的覺悟，給中華民族的推進以莫大的力量。

然而中國社會生活的矛盾也正就在這裏。廣大的人民大眾老遠看到社會主義的理想，但願意誠心誠意地，腳踏實地地獻身於民族解放，獻身於三民主義，而從實際的奮鬥中將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與革命策略繼續發展，繼續發揚光大，令其成爲吸收十五年來全世界和中國的革命經驗，指導羣衆澈底進行民主鬥爭而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最高準則。可是中國社會的上層（他們由落後的知識份子做代言人）却在走另一個方向。他們因爲對自己的社會軌道的忠誠，同時因爲對於社會主義的警戒，（這是由他們本身階級根性的限制，他們反民主鬥爭的回憶，以及國際帝國主義的保守性所決定的，）所以不是故意地把民生主義解釋爲澈底的社會主義而歪曲社會主義（他們看到廣大人民對社會主義之憧憬，）同時特別提高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或知識份子的領導權，便是乾脆地提倡發展資本主義，乾脆地說明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或民生主義只是資本主義，而不能有社會主義的前途。

這就是目前中國社會生活的辯證法。他反映到思想上來便是目前進行的關於三民主義，尤其是關於民生主義之本質的劇烈的論爭。這個論爭將在中國政治生活上發生重大的甚至決定的影響是無疑的。同時，這個論爭將由中國大眾的實踐來給以最後的結論，也同樣是無疑的。

下面是我個人對這問題所願貢獻的一些粗淺意見，希望大家指正。

一 三民主義是革命的民主主義之高漲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東方偉大的民主主義的結晶，是革命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具体化。百年以來中國人民擲了無量數的頭顱，流了無量數的熱血，所要爭取的就是這個偉大民主運動的勝利，就是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澈底實現。就是中國人民要在「國際地位上平等，政治地位上平等，經濟地位上平等。」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僅反映着中國民主運動的高漲，而且有力地加強這個高漲。同時

更由於國內民主運動廣泛和深刻的發展，由於國際社會革命運動的高漲，三民主義的內容也不斷地發展，而成爲不是單純的民主主義，而是革命的民主主義之高漲。

在前世紀末葉中山先生因爲看到『堂堂華國，不齒於列強，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所以要提倡民族主義。因爲看到滿清政府『政治不修，綱紀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所以要提倡民權主義，建立民國。因爲看到『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難，兇寇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所以要提倡民生主義。

這就說明了當時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運動的全部內容。假如當時中山先生的主張能夠實現，那很可能來上一個「民治維新」第二。然而三民主義却跟着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加強，跟着中國民族資本的長成，跟着國際社會革命運動的澎湃，而繼續不斷地發展。民族主義的內容不單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而以進一步求得『中國之自由平等』和『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見二全大會宣言）爲根本原則了。民權主義的內容不單是『揭出民權主義來建設共和國家，』而是進一步主張於「間接民權（即選舉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

（即創制權，復決權，罷免權）了。民生主義則發展得更遠。他不但在「平均地權」之外，加上「節制資本」而且從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個「單純的社會政策，進化到主張打倒資本制度」而最後提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來了。

這就是說：三民主義不僅已經被中山先生發展為澈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民主主義，而且已經在主觀上突破了民主主義的藩籬，（這從這個主義與政策之社會發展階段性看來是如此，從資產者民主主義之實踐的限制性看來更加是如此）帶上濃厚社會主義的理想。

這就是說：中山先生生前的偉大思想已經發展成為如下的公式（這裏的「+」號是統一的過程）

三民主義 = 革命的資產民主主義 + 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理想。

我們應該承認：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基本上是唯心的哲學思想，（雖然帶着許多新興的進步的因素）因此三民主義無論當作牠是完整的思想體系來看，或是當作他是偉大的政治主張來看，在牠自己更進一步發展的道路上，終存在着許多不可避免的限制。然而正唯是這樣，

我們對三民主義思想發展的如此其勇猛，如此其尖銳，應該特別表示崇敬。我們敢說，只有黑格爾對於世界思想的偉大貢獻，才差堪比擬於中山先生對於東方思潮和東方政治生活的偉大貢獻呢。

不但這樣。我們應該進一步指出：中山先生的偉大不僅在於能夠發展和執行澈底的資產者革命的民生主義，也不僅在於能對社會主義抱着無限的同情和高尙的理想，而且在於（或竟主要地在於）他之提出對社會主義的理想（雖然這種理想是小資產階級性的，）並沒有剝蝕或損害他的進行到底的民主主義，更沒有利用這種理想來作為阻止社會向前發展的護符，相反地，中山先生能夠以遠大的鵠的來號召全國人民，動員和助長各種革命的社會力量，來走向他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這就是說：中山先生的特別偉大的地方，就在於他能够不以其本身的社會地位和社會成見作繭自縛，能够不去阻止社會的必然的發展過程，能够不斷地扶助革命民衆的力量而發展之，擴大之，再憑藉着這個，來發展自己的理論和政策。他一生能够永不間斷地靠在大衆這一邊

來發展政治，靠在進步這一邊來發展思想。

因此，中山先生可以憑着他一生輝耀的功績，用他澈底執行資產民主主義的精神，來教訓全世界的甘地主義者；用他的對社會主義抱熱烈的同情與理想，來教訓全世界的基瑪爾主義者，最後可以用他的對社會主義抱有理想而決心扶助工農，依靠工農，來教訓全世界的民粹主義者。

中山先生的教訓當然不盡在此。我們應該更進一步指出：三民主義中超過革命的資產民主主義的部份不僅表現於民生主義之中，而是表現於統一的三民主義的整個內容之中，當然就三民主義思想的社會發展階段性來講，民生主義確是個突出的部份，即突破民主主義的圍牆，而向社會主義敲門。但是，也正唯因為牠之突出，就使三民主義的發展受到社會力量所必然給予的限制；同時正唯這種突出的現象（特別是民權主義較之民生主義之相對的落後性）說明了三民主義真實的本質。

可是從社會的實踐來講，三民主義有機的統一性就非常清楚。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內

容完全配合着民生主義實踐的（不是理想的部份）前進部份。比如民族主義不但要求得自己的民族自由平等，而且要求得國內一切民族有自決權，要求其他弱小民族之共同解放。民權主義主張「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有廣大的民衆參加，而工農民衆，尤其必須。」

主張中國工人「既有了團體，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便可以做全國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在最前的陣綫上去奮鬥」（民十三年對各工團演講），主張「農民是我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沒有基礎。」（中山全集四七二頁）中山先生特別着重地指出「民權須要與民生主義的連帶的解決，」否則民權革命就不澈底，就要「再來一次革命。」

這就是說：中山先生爲要使三民主義進一步向他所理想的社會主義發展，他不但要求採取進一步的民生主義政策，而且要求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同時昇化，同時向更高的階段發展。中山先生這個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平行發展性，和有機的聯帶性，對於中國的「經濟主義者」（假定他們够得上這樣的稱呼）給以嚴重的教訓。這些「經濟主義者」今天正在孤立地解釋民生主義，脫離了革命的民族主義，尤其希望脫離革命的民權主義，（不要民

衆自動的積極參加政治，只要百姓做應聲蟲）而實現他們幻想的或是喬裝的社會主義。

三 民生主義是本質上發展資本主義與主觀上企求社會主義之統一

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若是當作一歷史範疇來看，並沒有超過資產者革命的民主主義的要求，因為革命的民族資本確乎要求民族的完全獨立與解放。雖然在實踐的範圍內，民族主義的一部份任務已經為正常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不願解決和不能解決（如國內民族的完全自決，如援助弱小民族的解放。）

同樣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若是當作一個歷史範疇來看，也並沒有超過資產者革命民主主義的要求，因為革命的民族資本確乎要求平民之參加政治與管理政治。雖然在實踐的範圍內，民權主義的一部份任務已經為正常的資產階級革命所不願解決和不能解決（如工人農民的澈底動員，如真正賦予民衆以四權等。）

可是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就有些不同。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所規定的兩大政策是「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兩個政策都承認私有財產制度（當然是近代的私有權），因此他在基本上並沒有否定資本主義。恰巧相反，他正要發展資本主義，比方平均地權的最終目的是土地國有（用國家收買土地和高漲的地價交給國家的辦法來實現），然「土地國有」却是最澈底的資本主義的範疇，因為只有土地國有才能在農業上盡量剷除中世紀的壟斷和一切封建殘餘，只有土地國有才能保證資本主義農業最通暢的發展。而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義中所提出七個改良農業生產的問題，即：（一）機器問題，（二）種子問題，（三）肥料問題，（四）除害問題，（五）製造問題，（六）運送問題，（七）防災問題，都是使農業在資本主義途上欣欣向榮的具體辦法。

其次，講到節制資本，節制資本的真實目的是發展生產和減輕資本主義的弊害。其方法不外發展國家資本和限制私人資本。所謂發展國家資本照中山先生的說法，就是「發展國家實業」，具體計劃「已詳於建國方略第二卷之物質建設」，也就是「實業計劃」。（見民生主義。）

第二講）在實業計劃中規定，「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鐵水力鑛油等，及社會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道等，與夫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悉歸國家經營，以所獲利益，歸之國家公有，」這樣來預防「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制。」而節制私人資本，也就是「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可以說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建設計劃，（詳本文第六節。）他要發展生產，他不否認資本主義，但他要用國家來調節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

但我們能不能說，民生主義除了本質上積極發展資本主義之外，就沒有別的內容了呢？不，決不是的。中山先生看到歐美資本主義統治的罪惡，又看到蘇聯革命的成功，所以在主觀上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抱有極熱烈的同情和憧憬，他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又說，「鄙人對於社會主義，實歡迎其為利國福民之神聖，本社會主義之真理，集種種生產之物產為公有，而收其利。實行社會主義之後即我民有所教，老有所養，分業操作，各得其所。我中華民國之國家，一變而為社會主義之國家矣。」（全集第三集頁二六

又說「三民主義在中國完全達到目的之後，將來變成一個甚麼世界，我們突然一想，或者不容易見到，但是把俄國現在是一個什麼景象來一看，便可以知道。」（全集，頁三六九。）

中山先生這個強烈的理想構成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的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所以我們說民生主義，在本質上雖是發展資本主義，但在主觀上要突破資本主義的範圍。也就是說，民生主義在客觀上無疑地是澈底的發展資本主義，但主觀上却熱烈地指望着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或大同世界）之實現。因此民生主義的公式應該是這樣，「這裏的「+」號是統一的過程。」

民生主義 = 客觀上發展資本主義 + 主觀上達成社會主義

這就是說，民生主義是資本主義，同時又不是資本主義。它是資本主義，因為它本質上要求資本主義在最順利的條件中成長和開展，但同時又不是資本主義，因為它強烈地要求「避免或「預防」資本主義，要求實現資本主義之對立物——社會主義，如果有革命的民權主義為補充的，確可能發展為社會主義。中山先生能把這矛盾統一起來，這表示他不僅和一般願意向

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妥協的份子根本不同，而且比「法蘭西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更來得偉大。

有些人特別強調民生主義的非資本主義性，堅決否認民生主義是資本主義。羅敦偉先生（汪精衛也這樣主張）便是一例，他力主「民生主義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變相的資本主義。」他引用中山先生的話來證明：「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是以賺錢爲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爲目的。」他認爲「凡承認私有財產，即是資本主義，也就不「是社會主義」的說法爲不當，因爲照他的意見「私有制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特徵。」他又說：「民生主義是一種信仰，是一種根據事實去推進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則不過是自然發展的一種經濟組織。……所以從來沒有看見一個所謂資本主義的信徒，」因此他說，「無論在出發點或歸宿點，都可以證明」「民生主義之不是資本主義」（見青年嚮導第十二期）。

實在羅先生的理由是並不充分的。他抹殺了民生主義的現實性及其在社會發展史上的規定性。第一，他所引中山先生的話（孫先生這一類的話或更透澈的話多着呢，例如「民生主

義就是共產主義。」)只是表明中山先生抱有這樣偉大的願望與理想。依照着中山先生生前所規定的具體政策所能實現的社會，確乎也只是比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更能「養民」的資本主義社會，或是比較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歐美列強)較少由私人「賺錢」的「變相資本主義」社會。當然，中山先生願意將這個社會繼續發展成爲如羅先生所說的民生主義的理想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但在中山先生的實際政策中並沒有跳過這個社會。實業計劃便是個最好的模型。

其次，羅先生認爲「私有制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特徵」所以不能說因爲民生主義「承認私有財產，就是資本主義，也就不是社會主義。這理由也並不充分。分兩層來說。私有制雖然不是資本主義唯一的特徵，但私有制的消滅却是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特徵，民生主義承認私有財產，所以決不能說是社會主義，所以決不能指責「民生主義……就不是社會主義」爲不對。此其一。其次，私有制不是資本主義的特徵，這只有當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或奴隸制度比較而言，還可以這麼說。但資本主義，確乎是私有制度最完成的形態，而私有制度又確乎是資本主義的

根源和基礎。現在所流行的論爭，當然不是而且不會是「民生主義是資本主義呢，還是封建主義。」（如果問題是這樣提出，那末羅先生之所謂「在資本主義之先即有私有財產」云云似乎還有些道理）三民主義的根本任務首先就是反封建的民主主義之任務，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要求。民生主義不否認私有財產完全說明了民生主義具有資本主義的（當然不會是封建主義的）本質。

第三，「民生主義是一種信仰。」是的，但這種信仰所要實現的是一種「社會制度」，是一種「經濟組織」。現在的問題在於：民生主義所要實現的那種「社會制度」或「經濟制度」在社會發展史上是屬於那一個階段，是資本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至於本質上為要求發展資本主義，而要為這種信仰定一個名稱，那末這個名稱當然不一定就叫做資本主義（而且很少乾脆叫牠為資本主義。）如若不信，請看在歷史上所存在的民主主義，共和主義，人文主義，民粹主義乃至急進社會主義，他們所表現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有些人在口頭上竭力避免資本主義，而客觀上却積極擁護資本主義。這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的信徒了」，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

一類的信徒。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國內有些人却只看到民生主義的資本主義性，而抹殺其遠大的社會主義理想。胡秋原先生便是一例。胡先生張着穆勒氏邏輯的大纛，（見血路五三期「一封公開信」）大喊其「在投票之時，贊成反對之外，並無第三態度。」因此斷定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至多是「一種附保留的資本主義。」什麼叫做「附保留的資本主義」呢？「因為中山先生還有一個社會主義的最後理想，所以民生主義是保留最後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資本主義。」（見時事新報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專論。）但這個保留對於胡先生顯然「無甚道理。」因為據胡先生的意見，社會主義只是中國士大夫的「迷。」因此他說，「我不信社會主義。第一，中國不需要社會主義；第二，社會主義本身也就概念不明（胡先生一定要相信張伯倫父子和荒木本莊之類都是社會主義者，那概念就相當明確了）第三，即使是歐洲，我也看不出社會主義之前途。」（血路五十三期，「一封公開信」。）胡先生「過去模模糊糊相信社會主義，」而今天「是不相信社會主義了，」更進而在歐洲也「看不出社會主義之前途」了，那末他之認為「在中

國，它是一個沒有邏輯內容的東西。」和「中國不需要社會主義。」當然已經謙抑到萬分。所以他就老實說出，如果有人「以為中山先生曾經有幾處說到社會主義，就來附會，那和附會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一樣。」但胡先生請注意，在半年以前替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保留着最後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正不是別人，而是胡先生自己。大概半年以前胡先生還「模模糊糊相信社會主義，」而今是「根本不相信」社會主義，所以也根本用不到「保留」了。但這顯然污蔑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把中山先生的偉大理想根本去了勢。可是我們必須知道，胡先生是絕對相信「三民主義是中國立國的原則」的絕對相信「三民主義解決一切中國問題的」而且這種「相信」現在是決不「模模糊糊」了！（以上引用語均見血路五十三期。）

實際上胡先生這種鼓吹抹殺了社會主義前途的資本主義的壯舉，如今也並不會感覺孤獨。陳獨秀先生早在去年七月就大聲疾呼要發展「本國的資本主義，」「因為現在還沒有相當力量的工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見時事新報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專論）他要我們「必須毅然決然採用資本主義制，來發展工業。」又說「列寧曾勸俄國的民粹派學習中國的

孫中山先生，他認為孫中山先生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工業計劃是革命的」（見政論第二十三期）。陳先生要我們的資本主義「快點來」，為的是要培養有力的工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這種見解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中，已經批評得很透澈，他名之曰「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至於說到列寧勸告民粹派學習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云云，大概是陳先生誤解了。據我個人所知，列寧曾極力高揚民粹派之先進的民主成份，而嚴厲批評其對社會主義的「幻覺」，他要俄國民粹派學習中山先生謀中國「維新」的「正確的」道路，即「在政治改良及土地改良事業上，盡量發展農民羣衆的自動性，堅決心及勇敢性」的道路，即發揚「革命民衆的英勇精神」的道路。因為俄國的民粹派是害怕羣衆，厭惡羣衆的。（引文見「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

陳胡兩先生努力提倡建設資本主義，在號召上可說是桴鼓相應，在問題的實質上可以說是相互說明，相互補充。

同時，汪羅等先生的極力否認民生主義的資本主義性，與陳胡諸先生的極力提倡資本主

義，看來好像極端矛盾，實在也是相互補充，相互說明的，因為他們都代表着中國今日社會矛盾的一端，而且代表着同一個方面。不過陳先生等能够和汪精衛一樣，勸人家「不好有絲毫虛矯之氣」，要「負責任，說老實話」就是了。（見陳著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政論二十三期）

四 民生主義不是社會主義

民生主義雖然在主觀上突破資本主義的範圍，但民生主義却決不就是社會主義。民生主義在主觀上要達成社會主義。民生主義要想而且可能由其他條件的配合，完成其客觀上發展資本主義，主觀上要求社會主義的統一的鬥爭的過程。這些都是事實，因此只是在主觀的意義上，更正確地說，只是在理想的意義上（中山先生並沒有具體規定他所理想的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具體內容——除了引用「禮運篇」和蘇聯的模型以外），民生主義才有社會主義的內容。中山先生所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只有就他所說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這句話的意義來了解，才能把握中山先生的真意。

在半年以前，有人特別強調民生主義只是資本主義，提倡資本主義的建設。今天在同樣的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上特別強調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便是葉青先生。他在號召中國「整個民族」號召「有產階級」號召國民黨，號召所有三民主義者，都來「兼為將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即社會主義任務而奮鬥。」（見前途三四期合刊，「不斷革命？階段革命？一次革命？」）

為什麼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呢，讓葉青先生用他的「辯證法」來告訴我們吧。

1. 第一個推理：

第一段：「民生主義以國營實業為基礎。」

第二段：「國有不是私有，乃公有之一種，」而公有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第三段：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2. 第二個推理：

第一段：民生主義的基礎「是國營實業。國營實業形成國家資本主義。」

第二段：國家資本主義因爲「資本國有和剩餘價值國有」，「所以是社會主義之一種。」

第三段：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3. 第三個推理：

第一段：「民生主義形成國家資本主義，」而國家資本主義，「亦可以名爲國家社會主義。」

第二段：「由國家社會主義走到社會主義，只須沒有國家即得。」即只須叫幼稚班學生做

個簡單的減法「 $10 - 1 = 9$ 」即得。」所以「從國內說來，

國家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第三段：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葉青先生這類有條有理的推論正多得很呢。好，且讓我們來學習葉青先生所特有的非「機械論的」「非公式主義」的「辯證法」來研究一下他所得出的結論是不是正確吧。葉青先生的「辯證法」似乎也和穆勒先生的名學一樣，要求我們只要把三段論法的前提推倒，那末結論就根本不能成立。讓我們來憑着一些社會經濟的初步常識來研究一下，這些推論的前

提到底牢靠不牢靠吧。

先看第一個推理。第一段：「民生主義以國營實業爲基礎，」這個前提可以確立，雖然國營實業並不包括民生主義全部，但無疑是它的基礎。第二段：「國有不是私有，乃公有之一種。」又「公有爲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個前提就有問題。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是私有財產制的廢除。但國有就不一定就是在事實上廢除私有財產。例如革命前的中央亞細亞，有一大部份土地屬於當時的「國家，」但這種國有只能算是封建領主變相的私有。再則如果在資本主義國家，土地真能成爲國有，那只能算是資本家變相的私有，這種所有形態倒反能够保證資本主義的通暢發展。所以民生主義的國營實業和國家資本，決不能等於社會主義的公有（葉青先生也承認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任務，所以社會主義的公有必須一切生產工具屬於直接生產者階級——無產階級的國家。）所以民生主義決不能等於社會主義。

但葉青先生也許以爲一切國營實業「就是社會主義的基礎或達到社會主義的起點。」那末請看俾士麥的大德意志帝國，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吧。俾士麥提倡「國營實業，」把德國

發展成爲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並沒有造成社會主義。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實行四年計劃，（葉青先生一定以爲是和蘇聯的五年計劃是同樣的國營實業計劃，）實行龐大國營實業，所造成的結果只把德國變成最反動的法西帝國主義國家，也並沒有造成社會主義。然而葉青先生似乎不在乎這些，即不在乎國家政權的性質，不在乎剝削事實的存在與否，不在乎直接生產者階級獲得了澈底解放與否，只要看到國營實業，他就看到了社會主義。無怪他一看到中國「一開始離開封建主義時，便實行國營實業，」便要大喜若狂，發現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就是由封建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階段之開始，」發現「中國民族是天然的社會主義民族」了。好一個社會主義！中國差不多在一百年以前已經存在了社會主義！俄國的民粹派雙手捧着一個農村公社（由富農統治的，即資本主義性的）便沾沾自喜，以爲就拾到了社會主義的寶貝。今天中國的民粹派却擁抱着一條國營鐵道，就三月不知肉味，大叫大喊，「看呀，這就是我們可愛的社會主義啦！」歷史終愛跟人們開玩笑！今天希特勒先生一定會借着葉青先生的社會主義（反正和他的國家社會主義是一樣）來向奧國和捷克的亡國奴勸慰：「乖乖的，別哭了，也別

再胡鬧了，讓我到你們那裏來實施社會主義吧。」

看第二個推理。第一段「民生主義的基礎是國營實業，國營實業形成國家資本主義。」這前提在基本上可以成立。第二段：「國家資本主義因為資本國有和剩餘價值國有，所以是社會主義之一種。」這個前提就不能成立。因為國家資本主義如果不是在工人執政的國家裏實行，則所謂資本國有和剩餘價值國有，都只能算是資本主義所有的集體形態，決不是社會主義的因素。所以由此而斷定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不可能。

再來看第三個推理。第一段：「民生主義形成國家資本主義，」而國家資本主義亦「可以名爲國家社會主義。」這前提的後半段不但「概念不明，」而且根本錯誤。葉青先生所想像的「國家社會主義」是什麼呢？它是「在國家範圍內公有生產工具，公有生產品，」也就是「在國家範圍內公有資本，公有剩餘價值。」換句話說，就嚴格意義來講，就是在一國以內實行社會主義。假定國家社會主義的意義作如此解釋吧，（當然我們了解葉先生會如何巧妙地把蘇聯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攪在一起，來魚目混珠。）那末國家資本主義決

不能算在一國以內實行社會主義。依蘇聯新經濟政策的經驗，工人專政的國家不過運用國家資本主義來發展生產力，而以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作爲主導，發展資本主義的要素，同時又克服這種要素。這才能使新經濟政策對社會主義建設完成極重要的準備工作。因此國家資本主義決不能就算是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因此民生主義決不能說就是社會主義，但如果葉青先生對社會主義的解釋別有所指，那只能如四川人所說「算了吧！」

研究了上面三個推理，我們所能得到的最後結論就是：葉青先生所謂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的主張，絕對地不正確。但如葉青先生一定要堅持他自己的觀點，認爲國營實業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認爲中國的「洋務運動」的業績就是「社會主義」的業績，認爲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便已存在了社會主義，那末葉青先生之所謂「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云云，也即是「民生主義只是資本主義」的變相說法。這對於中山先生社會主義的遠大理想只是一個重大的污蔑而已。葉青先生的「社會主義」決不是中山先生所希望的社會主義，也決不是中國人民所希望的社會主義，由此可知。

可是葉青先生可貴的功績也許就在這裏。他苦心孤詣地發明了國營實業就是社會主義的真理，大大打開社會主義革命的旗幟，要求我們整個民族，要求有產階級，要求國民黨，要求三民主義者爲實現社會主義任務而奮鬥。但葉青先生最大的不幸也就在於他沒有估計到：今天別說我們「整個民族」我們的「有產階級」中國國民黨，我們的三民主義者都在忙於打日本鬼子，還談不到什麼社會主義不社會主義；就是中國共產黨也正忙着抗戰，爲建立一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的三民主義共和國而奮鬥。（見毛澤東著：「論新階段。」）那末葉青先生又未免多閒吧。但說實在話，葉青先生這類高呼社會主義革命的口號，我們已經聽到好多年了，他也已經爲了他的「社會主義」不斷革命了好多年了，不過今天這種口號的新姿態是穿上了中山裝，口頭上說是「爲國民黨說話，爲三民主義說話」吧了。（以上所引，多見血路三四期合刊。）

安東尼先生（Anthony）真個想像羅馬人民會永遠無知到這般田地，給他煽動起來，來反抗勃羅陀斯（Brutus）嗎？但莎士比亞把勃羅陀斯描寫得對安東尼給以那麼稚氣的寬縱，

終是值得批評的。（見莎士比亞著凱撒 *caesar*。）

五 民生主義更不是國家社會主義

剛才我們已經指出：如果把國家社會主義當作在一國以內實行社會主義（當然這決不能稱爲國家社會主義），那末民生主義既不是社會主義，當然更不能說是國家社會主義。

誰都知道一般所說的國家社會主義，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就是希特勒的法西主義。

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或稱民族社會主義），是什麼呢？它是金融寡頭的最反動的專制主義，是帝國主義最毒辣的侵略主義。國社黨綱雖然也規定要沒收大公司，保護中小資產階級，但國社黨的實際行動完全表示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話。國社黨厲行最野蠻的種族主義，規定日耳曼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祇有它的子孫，纔能算是德國的公民（「政策大綱」第四條）。對於其他民族在待遇上（第五條第七條第八條），在選舉權和參政權上（第六條），在言論

出版上（第二十三條）都加以歧視。反猶太人尤其是國社黨的拿手好戲。它和意大利法西斯一樣，規定勞動爲人人的義務，爲資本努力生產（第十條）。它要求殖民地市場（第三條，尤其是希氏所著「我的奮鬥。」）對內實行專制獨裁（第二十五條），主張實行經濟的國會，由職業團體爲基本，完成金融資本從上到下的澈底的獨裁。

這就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如果有人要在這樣的國社主義和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之間劃個等號，那不是白癡，便是法西斯魔王的幫手。

另外，有一種國社主義，那就是中國國社黨所倡的國家社會主義。張君勱先生爲要使他的國家社會主義有別於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起見，特地把後者改譯爲民族社會主義，而把自己的主張正名爲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

張先生等「認爲今後我國之經濟建設，惟有國家社會主義，」其目的是「一方求國家之自足自給，或民族自治；他方求社會公道之實現，而獎勵個人自發自動之精神。」張先生對國社主義的經濟建設提出四大原則：

- (一) 爲謀個人生存之安全，並改進其智能與境况計，確認私有財產；
- (二) 爲社會謀公共幸福並發展民族經濟與調劑私人經濟計，確立公有財產。
- (三) 不論公有與私有，全國經濟須在國家制定之統一計劃下，由國家與私人分別担任之。

(四) 依國家計劃，使私有財產漸趨於平均與普遍，俾得人人有產，而無貧富懸殊之象（張著「立國之道」頁一七六）

張先生等所提倡的國社主義既然確認私有財產，當然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依照張先生等的計劃，今後實業的發展（一）「生產工具所有權不必移轉」（仍屬廠主）（二）「營業與設備須按照國家計劃，受國家監督」（同書頁二四六）這樣看來，張先生的國家社會主義實在是國家資本主義，絲毫沒有社會主義的氣息。（因爲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是生產工具有屬於勞動者的國家。）

但問題還不僅是如此。張先生之所謂社會主義，還有其更進一步的解釋。他雖然要把自己

的國家社會主義在名稱上有別於希特勒的民族社會主義，但在實質上他却認為希特勒的確在德國實行了社會主義。張先生說，「有人疑他（希特勒）僅僅是表面上用社會主義之一詞，而實際上依然擁護資本主義。可是近年來不能說他毫無社會主義的傾向。如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所頒佈之公司紅利分配法規，規定公司紅利不得超過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公司應將剩餘之紅利交與金融企業銀行以購買政府公債，以三年為限。」因此張先生最後乃拍案叫絕曰：「德俄兩國在理論上之背境不同（！）如是，而事實上所走同一（？）之方向又若彼，可謂亘古以來稀有之怪事！」（同書，頁二二七——二二八）又來一個希特勒的可愛的社會主義。大資本把剩餘的紅利交給大資本家，去購買大資本家政府所發行的公債，這就叫做社會主義！

照張君勳先生主觀的想法，大概中國的國社黨也在極端希望使中國走着國家「社會主義」的途徑，完成他的（或者說希特勒式的）「社會主義政策」好讓大家有朝一日來拍案叫絕道：「中德兩國在理論上之背境不同（？）如是（因為張先生特別鄭重地聲明「希特

勒牌」的社會主義是民族社會主義，而本牌才是國家社會主義。此外，他還特別鄭重地指出希特勒之「採用社會主義，並非民族社會黨理論上之結果，乃國防政策使之然也」——同書頁二二八——好像只有「只此一家並無分出」的老牌國家社會主義才能產生這樣美滿的社會主義。而事實上所走同一（！）之方向又若彼，可謂亘古以來稀有之怪事」呢！而今天連小孩子都知道希特勒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急先鋒！

但中山先生在天有靈，必然會拒絕把他的民生主義，解釋為這樣的國家社會主義的。

六 民生主義建設的基本方式是革命民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

民生主義要徹底肅清封建主義，要痛快發展資本主義，同時在主觀上又要「逐漸改良」資本制度，實現社會主義，所以採用在基本上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從平均地權到土地國有，從節制私人資本到「製造國家資本」。中山先生要用這種政策來統一社會的客觀與他

的主觀。

在目前說起國家資本主義就會引起兩種不同的印象來。一種人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所以資本主義有生以來一切罪惡都給國家資本主義帶來了。另一種人以為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因為蘇聯建設社會主義曾經用過它），所以國家資本主義就是人類的樂園。讓我們看看這兩種印象對不對。

『照一般的說法，國家資本主義原來是什麼東西呢？它是這樣的一個東西，它運用國家的權力，統制全國的企業，來更有效地完成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誰要把國家資本主義這個概念神化到像天堂一樣，或描摹到像社會主義一樣，那便犯了滔天的大罪。甲是甲，乙是乙，國家資本主義儘管是社會主義的前身，是社會主義最根本的準備階段，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儘管已經沒有什麼中介的東西，然而國家資本主義決不就是社會主義，也決不等於社會主義。』（見拙著中國國防經濟建設，一九三七年出版，頁三二。）

但國家資本主義決不是獨立的生產方式，它必須依附於某一種主導的生產方式而存在。

它可能存在於歷史條件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當然，必須在資本主義相當發展的階段）而盡其不同的任務。早在兩年以前，作者曾經這樣說過：

『在一個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們統治着的國家裏，國家資本主義只能是鞏固獨佔資本的基礎，增厚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們的利益，加強對於勞動大眾的剝奪的制度。它決不會變成美麗的玫瑰花。（比如在俾士麥的德國，以及目前的第三帝國。）』

『在一個工人統治着的國家裏，國家資本主義只能是強烈的國家政權利用資本主義，擴大生產力和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準備，而在某種程度以內對於資本家給以局部和暫時的讓步的制度。它不可能變成吃人的豺狼（比如在蘇聯。）』

『那末在一個革命的民主國家裏，國家資本主義將是怎樣一種制度呢？它只能是以強有力的民主國家政權，迅速地肅清封建殘餘，有效地抵制外來的侵略，從而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的制度。它不可能馬上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因為這還需要人民的奮鬥，它也不可能成爲只向資本「施肥」而不顧大眾苦樂的制度，因為這裏存在着大眾的奮鬥。』（中國國

防經濟，頁三七——三八。）

作者當時曾經分析國家資本主義與人民生活的關係指出：

「國家資本主義對於人民大眾的利益，也只能是一種相對的說法。這第一要看，這樣制度究竟在怎樣一個國家裏面實行。在大資本統治的國家裏實行呢，還是在勞動者統治的國家裏實行？在前者，國家資本主義保障了資本的利益；在後者，它又保障了大眾的利益。如果這種制度在一個革命的民主國家，在一個對外抵抗帝國主義侵略，對內肅清封建殘餘的獨立的民族國家實行的話，那末對於民族資本固然有很大的好處；對於大眾也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這是無疑的。所以中國的國民經濟建設（當時盛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如果在對外抵抗的前提下，在民主的政治前提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那末人民大眾的生活一定有些改善的。在這裏，我們不可能避免資本主義的一切本質的弊害，然而我們却可以由此而使中國的經濟推進到更高的階段。讓我們重覆說一句吧，這種推進的工作，仍然需要人民的奮鬥；這種推進過程的長，短，快，慢，仍然要看人民大眾的奮鬥的程度來決定。」（同書，頁三八）

——三九。)

我們曾經進一步研究中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具體步驟，指明『在中國，我們至少可以用下面幾種方式，在戰鬥的民主條件之下，實現有進步性的國家資本主義：

第一，國有國營。像一切重工業，尤其是軍需工業，以及重要金融機關的國營。在輕工業部門中，關於糧食的生產和改製，都須改爲國營。其他像鐵道，航運，航空和一切交通工具的國營。（發達國家資本。）

第二，國有民營。在農業生產中，我們必須有急劇的變革。我們要使全國土地化爲國有，然後分給農民耕種。這是肅清一切封建殘餘的澈底辦法。（從平均地權到土地國有。）

第三，私有經濟的合作經營。由於國家的干涉和督促，大部份的小商品生產者都加入合作的組織。這種經營可以說是私營經濟的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過渡形式。這種合作的形式比較一般私營經濟容易受國家的統制，因此牠是接近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經營形式。同時這種經營形式可能包括多數私人的經營，因此牠對於經濟向更高階段的發展，

顯然有伊大的利益。（節制並保護私人資本，而現在我們已有工業合作運動。）

第四，國有經濟的租讓經營。國家把一部份資源租讓給本國的資本家或外國資本家經營。我們因為生產工具和運輸機器的不足，可以把部份的企業，漁區，鑛山，和森林等等租讓給人家經營，以擴大我們的生產力。在這種形式中間，我們當然有不少的犧牲，我們必須以高額の利潤支付給外國資本家，然而我們也只有這樣才可以從他們身上取得工業生產物，機器以及近代的技術。（中山先生所訂的「實業計劃」主要要引用國外資本來發展我們的生產力。）「中國國防經濟」頁三九——四一。

有人以為中山先生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如侯外廬先生見「科學的民生主義研究」時事類編廿八期，頁一八。）侯先生舉出的理由是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中曾經反對俾士麥。我以為這點值得磋商。中山先生因為俾士麥之專制蠻橫，剝奪民權而反對俾士麥，但對俾士麥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曾寄以相當的同情。他說：「德國當俾士麥執政的時代，用國家力量去救濟工人的痛苦，作工時間是由國家規定了八點鐘，青年婦女作工的年齡與時間，國家定了種種限制。

工人的養老費和保險費，國家也有種種規定，要全國的資本家担任去實行。當時雖然有許多資本家反對，但是俾士麥是一位鐵血宰相，他便有鐵血的手腕去強制執行。當實行的時候，許多人以為國家保護工人的辦法改良，作工時間減少，這是一定於工人有利，於資本家有損的。再照比例的理想來推，以前十六點鐘的生產力，自然要比八點鐘的生產力大得多。但是行了之後的結果是怎樣呢？事實上八點鐘的工作，比較十六點鐘的工作，還要生產得多。」（見民生主義第一講。）當然，中山先生在基本上，並不贊成俾士麥，但他對俾士麥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則並不反對。因為中山先生要在另外的基礎上，即在革命的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來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實行與俾士麥完全不同的國家資本主義。在這裏我們應該指出，即使有人要想在中國實行像俾士麥那樣的國家資本主義也是不可能，首先就因為國內沒有像當時德國那樣強大的資本主義基礎，同時要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

再有人認為在今天，不可能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或「還談不到國家資本主義。」例如胡秋原先生。胡先生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蘇聯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結論

是：「我們今日無論在任何方面，沒有行新經濟政策的條件，所以今天也還談不到國家資本主義。」（時事新報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專論）我想，這是誤會。我們知道，蘇聯新經濟政策固然採用了國家資本主義，但決不單是國家資本主義，恰恰相反，蘇聯新經濟政策是以社會主義的成份爲主導，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以擴大生產力，使社會主義的勝利凌駕資本主義的要素而得到確實的保證。更明確地說，蘇聯新經濟政策，「不是資本主義復活之一方面的過程，而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社會主義的發展之兩方面的過程，是由社會主義要素去克服資本主義要素的過程。」

中國今天沒有行「新經濟政策」的條件，所以中國今天不能行蘇聯那樣的新經濟政策，這是對的（主要是因爲中國今天絕對不存在社會主義的成份）；中國今天又不能實行像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時那樣的國家資本主義，這也是對的。（主要是因爲沒有社會主義要素的約束和主導。）但我們決不能說中國今天決不能行國家資本主義。今天國家有強有力的統一政權的存在，（儘管不是蘇聯那樣工人專政的強有力政府），有資本主義關係普遍的存在，尤

其是有發展成爲完全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的強烈傾向之存在，我們就能建設國家資本主義，建設中國革命民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建設以國家資本主義爲基本方式的革命民生主義。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民生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決不就是一般所說的統制經濟，民生主義的基本要求是發展民族企業和民族生產力，而今天的統制經濟則往往妨礙這個發展。此外，革命的民權沒有確立之前，決不能實行民生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只強調國家資本而不注意發展民權，決不能實現真正的民生主義。

七 民生主義向社會主義的發展

民生主義雖然在本質上要求澈底發展資本主義，但却可能突破資本主義；它雖然不是社會主義，但可能發展到社會主義。從民生主義到社會主義是從一個社會經濟形態（資本主義性的）發展到另一個社會經濟形態的過程。這就說明了中山先生的話：『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關於這個過程的發展性，我同意侯外廬先生的意見。他說，『中山

先烈的偉大思想，不但沒有使民生主義在理想上和社會主義劃一鴻溝，而且使民生主義具備了很豐富的社會主義發展性。……如果由中山先生所謂澈底的民權革命的領導，主觀性却可以向客觀性發展』（「科學的民生主義研究」時事類編廿八期，頁十一。）當然這是一個艱苦奮鬥的過程。

有人抹殺了這個需要人們奮鬥的發展過程，而提出其所謂「統一」的過程。這便是葉青先生。他說：「（一）從中國內部的歷史發展看來，它處在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階段，或資本主義初期，所以應走資本主義道路。（二）從中國外部的歷史發展看來，代表世界歷史發展的歐洲則處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階段，所以應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說，中國一面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一面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把中國的歷史發展和世界的歷史發展統一起來。……因此，中國的道路帶有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二重性質。這是甚麼呢？是民生主義。……所以民生主義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統一。」（血路三四合期頁八。）

葉青先生因為急於要完成他偉大的「一次革命」，所以一步要當兩步跨，結果他把中國

歷史上「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階段」和世界歷史上「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階段」，脚踏成了平面，再像孩子捏泥娃娃一樣，把它們捏成一團。這個光明的一團便是葉青先生所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統一」。所以葉青先生之所謂「統一」過程，實在是意識上的「合併」過程，只是因為葉青先生過於性急了，一時就不分皂白，硬把張之洞張騫之流提倡的國營實業，認定牠是社會主義；硬把當時的洋務運動認定它是社會主義的革命，（照他的講法，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已經發生過「兩次」革命了，第一次（！）是社會主義革命，第二次是資產階級革命。如今又要來一次統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樣，葉青先生的「一次革命」論似乎又成問題了。够麻煩的事！反正就那樣顛之倒之地「不斷革命」就算了，那末又何麻煩之可言呢。但這裏却洩漏了葉青先生「一次革命」論即「不斷革命論」的本質。假如魯迅先生在世，他一定可以更加放心了，因為他的住在樓上的紳士親戚，今天不但要罵康梁為革命，而且要罵李鴻章張之洞等大逆不道，居然幹起社會主義革命來了。（故事見魯迅著「彷徨」）歷史開人們的玩笑真可算無微不至。

從民生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是一個需要澈底的民權主義的領導的奮鬥過程，而不是平面的合併過程。這在上面我們已經說明了。現在我們要問：民生主義到底怎樣發展到社會主義呢？保證這種發展的必要條件又是些什麼呢？

要預先描寫從民生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具體過程是不可能的，要預先確定這個過程的形態，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都要由當時的國際條件和國內條件所規定。我們所能做到的，至多只能指出這個過程之特點和主要條件罷了。

第一，我們要了解從民生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首先就要明白什麼是社會主義？民生主義的意義我們已經研究過了。那麼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呢？對於我們，社會主義應該是概念明確的，它必須具備這些特徵：（一）國家政權屬於勞工階級；（二）消滅私有財產，生產手段屬於勞動者的國家；（三）真正的計劃經濟；（四）以改善勞動大眾生活與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為宗旨的分配方法；（五）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社會主義在今天世界上是已存在的事實，沒有什麼概念不明，因此張伯倫本莊繁等固然絕不能說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是社會主義

的敵人）李鴻章張之洞等更和社會主義相去十萬八千里。

其次，我們就要來研究：民生主義究竟如何向這樣的社會主義推進呢？在這裏我們首先要了解，無論在中國現存的社會經濟體系中，或者在實現了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社會經濟體系中，我們即使用了一萬萬倍的顯微鏡也絲毫看不出（或幾乎絲毫看不出）有社會主義的成份。（民生主義中的社會主義成份只是從望遠鏡裏看出來的。）這說明了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代的特徵。因為「在封建主義底母胎中成熟起來的，不僅是資本主義底生產力，並且是資本主義底生產諸關係。可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却祇依靠着由資本主義底發展所造成的生產力；在這種過渡中，完全沒有或幾乎完全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樣式。」（拉蘇莫夫斯基著：「社會經濟形態」，沈志遠譯本，頁三八。）

同時，民生主義雖然因為採取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比較有計劃，有條理，可是這決不就是所謂「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因此我們也決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民生主義可以自然生長成為社會主義；從民生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一個「等着就來」的自然生長的過程。

那末民生主義究竟怎樣進展到社會主義呢？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一個突變，是一個革命。那末從民生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不是一定要革命呢？這就是問題的中心。

是的，民生主義中並沒有客觀的社會主義成份，也並不能自然生長成爲社會主義。但民生主義——如果民生主義真個照中山先生的規定和繼續發展的精神實現起來的話——畢竟和歐美資本主義不同，而且不可能和歐美資本主義相同。第一，因爲這個「社會經濟形態」是存在於資本主義真正在崩潰腐爛的時代，存在於資本主義的罪惡千百倍於中山先生在世的時代，第二，這個制度又存在於蘇聯社會主義發榮滋長的時代，存在於這個社會主義較之中山先生在世時更加堅定，更加具體化了的時代。第三，而且是特別重要的，這個制度是全民族流血抗戰的結果，不是和平生長和循序漸進的產物。

所以在這樣一個歷史時代，用了千萬顆頭顱，爭取得來的民生主義國家，（更正確的講，是三民主義國家因爲民生主義不能和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分開）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可是已經非常接近於社會主義的大門。

要從這樣一個異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而非常接近於社會主義的民生主義社會（是當然不能劃為特殊主義發展的時代）和平地發展為社會主義社會，在理想上是可能的，但決不是必然的。

從可能到現實，必需具備幾個基本條件，必需艱苦奮鬥。那些條件是為民生主義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所必需具備的呢？

第一，必須實行澈底的民權主義。在這裏中山先生的工農政策是我們的模範。我們必須深深記住，當我們在明天（是明天，決不是今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手頭真正並沒有社會主義成份的遺產，我們所依靠的只是那些「由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生產力」，特別是生產力中最強大最基本的勞工羣衆。中山先生在十五年前對各工團講演，特別強調中國工人「既有了團體，要廢除不平等條約，便可以做全國的指導，作國民的先鋒，在最新的陣線上去奮鬥。」就可以見得中山先生眼光之遠大，他正確地估量到真正革命的動力。其次，他認為農民是國民黨的基礎，農民不參加革命，革命就沒有了基礎，他對農民之關心表現得那樣的透澈，「如果耕者

還有其田，每年還是納田租，那還是不徹底的革命』（全集頁四七五）。所以徹底的動員工農羣衆，真正給他們以民權，是民生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橋樑。侯外廬先生說：「這一實在的農工政策之發展意義，成爲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結合與統一的契機。」（見科學的民生主義研究。）這話是眞理。

第二，國民黨必須進步，同時國民黨必須與其他黨派合作，加強這些黨派，尤其要加強工人政黨。中國國民黨的進步首先應該表現於黨員成份的擴大與改進，注重吸收下層大衆。關於這點（僅僅關於這一點）我同意於何茲全先生在「政論」（一卷二十一期）上所發表的主張。他說國民黨要完成資本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種歷史使命，一定「要逐漸把國民黨變成工農階級的政黨，即逐漸隨社會的進展改變自己黨的成份。」他更進一步正確地指出，「國民黨必須這樣走。否則，國民黨如只能建立資本主義國家而不能更進一步，則他日社會革命必仍不能免，而讓位於他人打倒自己。」（但何先生在另一個地方又特別強調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任務，這是和上述主張相衝突的。（見政論二十三期何著「民生主義的性質及中國小資

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這種精神實在已經由中山先生所起草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充份表現出來。他說，「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全力助其開展，以期增進國民革命之實力，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爲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

國民黨除在進步的基礎上加強其自身以外，還需要和其他黨派親密地合作。爲了要實現民生主義之社會主義的理想，尤須加強工人的組織和政黨。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演講中主張「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主張「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並且批評反對共產黨的國民黨員「爲不明白民生主義是甚麼東西」，所有這些，當然決不是說中山先生要求國民黨員都成共產主義者，或都做共產黨。他遠大和銳利的眼光，看出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所以希望共產黨也做國民黨的好朋友。不但這樣，中山先生還以寬宏的胸襟和偉大的精神，教育了當時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他說「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爲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起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

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爲。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爲，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這些教訓在今天看來，不僅只在過去有意義，而且還有現實的意義。然而中山先生這種偉大的精神，決不是憑空產生的，牠主要是從他對革命動力之偉大的發現，和誠懇的依靠產生出來的。

第三，民生主義的內容必須繼續發展（配合着這點，有民族主義，尤其民權主義的高揚。）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是繼續不斷發展的過程，所以它是優秀傳統與新的革命思想及新的革命經驗之統一。在中山先生生前，民生主義之最後發展階段的具體內容，有手訂的實業計劃，有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兩大政策，有遠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我們在本文開始就指出，從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全世界和中國已經產生和正在產生無數新的事實和新的經驗。在今天，每個中山先生的戰友和學生，應該虛心地學習歷史，學習人家；嚴格地批判自己，檢討自己；最後正確地吸收一切新的革命的因素，繼續發展三民主義——在這裏是特別注意繼續發展民生主義，使它真正能夠指導抗戰建國的人民生活的建設過程，真正能夠具備着從民生主義過渡

到社會主義的具體步驟。這樣民生主義的偉大理想，才不會成爲空洞的教條，也只有這樣才能使民生主義真正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

總之，民生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和平發展是在理想上可能的，這裏基本的保障是革命民權主義的澈底高漲。這是一個奮鬥的過程，雖然牠可能是和平的，但一切都要由未來的條件來決定。

最後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個民生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發展決不是我們今天的任務，而是明天的任務。今天我們是「抗戰第一」，「勝利第一」，和「三民主義第一」，還談不到社會主義的革命。我們不要性急，更不能撒謊，因爲性急就要壞事，撒謊的結果更成「取消」了。

轉變中的世界

邁步出版社出版

金仲華·叔·棣·喬·木等著

實價四角

最近國際形勢的轉變有許多人盲目咋舌。本書著者等都是國際問題專家，對於最近國際事件的分析，具有非常精闢的見解。本書出版，將使許多人似從大霧中驚醒。是關心時事的人不可不讀的書。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7981B

420 交

